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萬紫千紅總是春

蔡永懷

陽光明媚，丙午年正月初五，來自北京、福州、廈門等地的鄉親聚集安海石井書院，舉辦新春茶話會，大家暢敘鄉情，其樂融融。陳詠民先生帶領我們參觀名勝古跡，感受悠久的歷史文化。安海古稱石井，為古刺桐港的出海口。朱熹為大儒，曾在安海講學傳道，一時文風颯揚，人才輩出。鄭成功在此學習生活，在朱子文化的熏陶下成為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。

時光荏苒，回溯至明代末期，風雨蕭瑟，腥風血雨，鄭家軍千舟齊發，擊敗荷蘭殖民主義者，收復寶島台灣。有一次鄭成功帶領翻譯官到高山族山區巡訪，時值秋季，萬里晴空，高山族同胞列隊到村頭迎接，鄭成功見狀，飛身下馬，還禮相見，族長帶領一行人到廳堂裡，獻茶後，頭領高喊：「進禮！」話音剛落，奏樂鳴鑼，四位靚麗的女子端著盤子款款而出，一個盤子裝著金子、一個裝著銀子、一個裝著一束青草、一個裝著一塊泥土，送到鄭成功面前，只見金子閃著金光，銀子閃著銀光，還有綠色的草，赭黃色的土，鄭

將軍心裡暗自微笑。原來鄭軍圍攻赤嵌城時，荷蘭軍隊一面重兵防守，等待援兵，一面派傳教士到原住民區散佈謠言，煽動民眾反抗鄭家軍的進攻，鄭成功知道此事後，令將領到村社宣傳收復台灣的民族意義，及鄭家軍的嚴明軍紀，揭穿荷蘭傳教士的謊言，但高山族同胞還是半信半疑，為了一試真假，便向鄭軍獻上這幾樣東西。

族長隨之說道：「請鄭將軍收下我們這份心意吧！」鄭成功連忙拱手道：「這次進軍台灣，趕走紅毛鬼子，是為了收復台灣，不是為了金銀財寶而來。」隨後命部下收下青草和泥土，金銀讓他們收回。同胞們見鄭家軍如此深明大義，非常感動，從而，「國姓爺」不愛金子的故事，在社群傳開。

收復台灣後，鄭家軍一批人到台南開墾荒地，一批人帶著農具，背上稻穀、蔬菜種子到高山族社區裡，教他們播種栽培。有一天，鄭成功來到玉山山下，一位將領對他說：「這山上盛產美玉，要是奪

過來了，軍費就有著落了。」鄭成功早就知道山上盛產美玉，但山民很驕悍，為了保護礦產資源，曾經和手持洋槍的荷軍，進行過生死搏鬥，誓死守護著這一寶藏。為了探一究竟，一行人便上了山，此時，山霧蒙蒙，山花怒放，鶯歌燕舞，松濤陣陣，山果飄香，山泉叮咚。隨從部將無心觀賞這一美景，一心想尋找寶玉，可是看到的都是灰色的岩石，失望地說：「哪有什麼寶啊？山上儘是亂石頭。」忽然身後傳來「哈哈……」的笑聲，只見一位白髮飄逸的老者，站在眾人面前說道：「真是有眼無珠！」

這位將領本想發威，轉念一想，莫非老人知道寶玉藏處，就微笑地說：「老大爺，你可知道玉山寶玉在何處？」老人不屑一顧地說：「我祖祖輩輩生活在山上，哪有不知道之理，只怕你們無福消受。」

部將接著說：「難道國姓爺也無福消受嗎？」老人疑惑地說：「難道你們是國姓爺的人嗎？」

鄭成功上前鞠躬說：「我就是國姓爺

朱成功。」老人仔細打量著眼前的這位將軍，只見來者天庭寬闊，雙目炯炯有神，急忙親切地說道：「國姓爺！你讓我們盼得好苦哇！」轉身找出一把小鐵錘，砸下一塊巖石，敲掉石皮，說道：「國姓爺，滿山的玉石，是我們山民的寶庫，我把它交給你們吧！」

大家圍觀一瞧，果然是塊晶瑩潤澤，玲瓏剔透的紅玉石。老人含淚講起了這些年，山民怎麼用土槍、土刀，對付洋槍、洋炮，鮮血染紅了白玉，屍骨化成石皮，毛髮生成草叢，把滿山的白玉掩藏起來。老人捧著寶石動情說道：「國姓爺來了，這些寶玉可以重見天日。這塊寶玉，你先雕一個玉璽吧！」隨從伸手要接，國姓爺揮揮手，深情地說：「玉山上的一草一木，一磚一石，都是高山族同胞用生命換來的，我不能佔為己有。」

在鄭家軍的幫助下，原住民改變了古老的刀耕火種生活方式，鄭軍將士送來了耕牛、鐵犁等生產工具。水牛開始耕作時，村民紛紛前來圍觀，只見水牛「哼、哼」幾聲，埋頭行走在田地裡，後面士兵扶著犁，泥土被犁尖翻開，形成了一排排鬆軟的土壤，過了幾個時辰，幾畝大水田便被翻遍，村民高興地跳入水田中，摸摸著大水牛，酋長拿出一條紅絲帶繫在牛角上，不久，鄭軍又送來了母牛，一對水牛在村裡繁殖，為了紀念這一盛事，村裡建起了「水牛廟」，成為漢族與高山族同胞友誼的象徵。

黃河臂彎裡的綠色重生

付令

在鄂爾多斯高原腹地，東勝區枕著黃河的濤聲，經歷著一場靜悄悄的革命。這座曾以煤而聞名的小城，如今卸下黑色鎧甲，露出黃土地本真的模樣。春日的午後，我收到曉林寄來的包裹，沙柳編的盒子裡裝滿沙棘果干，附信上寫著：「礦坑裡冒出了種子松苗了，像當年單槓上翻飛的我。」這句樸素的感慨，忽然讓我想起大學宿舍樓後的單雙槓架——那個沉默寡言卻能在單槓上連續做三十個標準引體向上的身影。

那些年深秋的操場，總能看見曉林在晨曦中訓練。他寬厚的手掌磨出老繭，卻能輕盈地完成大迴環，像只不知疲倦的兩燕。有次體能測試，教員特意數他雙槓臂屈伸，數到第45個時自己先喊了停，「再練就成體操運動員了」。可這個能輕鬆通過飛行員體能的青年，畢業時卻帶著泛黃的《生態經濟學》筆記，悄悄回到了家鄉。

十年後再見曉林，是在東勝翠台川的生態公園。他仍保持著晨練習慣，粗繃的手抓著復墾區的護欄做引體向上。「當年在單槓上數數，現在數礦坑里長出的樹苗。」他指著遠處光伏板下的檸檬叢，說這些固沙植物就像「大地上的單槓」，牢牢抓住水土。曾經采煤造成的溝壑，如今被無人機精準播撒草籽，曉林團隊發明的「坡面蜘蛛」種植機器人，正在70度陡坡上編織草方格。

走在銅川鎮光伏園區，曉林如數家珍地講解：「每塊光伏板間距3米，剛好夠拖拉機能掉頭耕作。」板下的黃芩田開著紫色小花，板間草叢隨風起伏。這種「農光互補」模式，讓東勝在發電的同時，每年多產出三萬噸優質牧草。經過污水處理站時，他彎腰捧起再生水：「比咱們學校後的小河還清，能養虹鱒魚了。」

在哈拉汗礦井遺址，曉林展示了更驚人的轉變。90米深的礦坑蓄水成湖，岸邊蘆葦蕩裡白鷺棲息，井下巷道種著喜陰的赤松茸。「就像單槓的正握反握，礦井也有兩面性。」他帶我看控制室的電子屏，地下水位監測曲線十年間首次回升。更令人稱奇的是用廢棄礦車改造的「生態驛站」，鋼鐵骨架纏滿沙柳藤，成了沙漠甲蟲的樂園。

暮色中的庫布其生態光伏基地，銀藍的光伏陣陣與晚霞交相輝映。曉林掏出手機展示監測系統：「這裡每天產生20萬度綠電，同時鎖住120噸黃沙。」他撫摸著板間沙柳的枝葉，「像不像單槓上的鏢鈴？既能防滑又能保護器材。」這個比喻讓我恍然——他始終在用最樸素的方式理解生態，就像當年用最標準的動作征服單槓時，我們坐在復墾區草坡上。遠處萬家燈火中，有七成用電來自本地新能源。「十年前運煤車堵到校門口，現在通勤車都用綠電。」曉林搓著手指上的老繭，這些年在工地磨出的痕跡，與大學時單槓磨出的位置完全重合。夜風掠過黃河故道，送來沙棘果的清香，恍惚又是那個在單槓上翻飛的清晨。

離開東勝時，曉林送我袋改良土壤種的沙地紅薯。「比校門口的烤紅薯還香甜吧？」他依舊話不多，但眼裡閃爍的光芒，與當年完成高難度單槓動作時一模一樣。

這片土地上的每棵種子松，都像他釘在單槓架上的掌紋，記錄著從黑色到綠色的翻轉。

當春風吹過光伏板陣陣，數萬塊藍色鏡面泛起漣漪，彷彿無數個曉林在天地間做著引體向上，把整個東勝區拉向更明亮的未來。

元宵「踩街」

葉森嵐

「節到元宵興倍生，普天共樂昇平。」在中國眾多傳統節日裡，正月十五元宵節獨有狂歡的氣質，是一年中最高興最熱鬧的日子。早在隋朝初年，百姓便會在元宵節這天走上街頭，聚會遊戲、遊行表演，「踩街」活動更是將節日氣氛推向高潮。

泉州的「踩街」活動，既延續著中原的傳統民俗，又融入了鮮明的地方風情，除了舞龍、花燈、彩車、旗鑼鼓槍、五音吹等方陣，更有拍胸舞、貢球舞（綵球舞）、火鼎公婆、唸囉哩、錢鼓舞、大鼓吹、南音、南少林武術、獅獅等非遺項目。當踩街的隊伍緩緩走來，宛如一幅流動的民俗長卷在街巷間徐徐鋪展。隊伍的前面，由四名壯漢抬著一面大鼓開路。鼓槌起落間彷彿有千斤份量，每一槌都轟然如春雷醒地。鼓點一響，彷彿是一聲激昂的號角，滿城的精氣神便被提了起來。霎時間，人群如潮水般從四通八達的古巷裡湧出，匯成一條向著春天奔騰的河。

踩街的隊伍望不到頭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舞獅隊。伴隨著鑼鼓節奏，一金一銀兩隻獅子閃亮登場，它們的眼睛大如銅鈴，身披錦繡，威風凜凜。在引獅人的逗弄下，獅子忽而搔首弄耳，憨態可掬，忽而凌空躍起，矯健生風，忽而相互逗弄，向人群中跪拜，引得觀眾一片叫好聲。舞獅的隊員往往是年輕的後生，他們頂著幾十斤重的獅頭，只露出綁著紅布條的腿腳，踩著急促的鼓點，快時如疾風掃落葉，頓處似磐石中立，把一身力氣與朝氣，全都灌注在這雄健的舞步裡，引得滿場喝彩。

比舞獅更搶風頭的，還有舞龍燈，長達數十尺的龍燈一亮相，便成了整條街的主角。龍燈由龍頭、龍段、龍尾三部分組成，主體採用竹、木、紙、絹等材料製作。各節之間有木製轉軸連接，活動自如，即使在狹窄的村道、街巷也能靈活巡遊。

風起濟陽樓

吳崇巖

在永寧小鎮的諸多洋樓中，藏著一座會說話的樓。紅磚是它的唇，灰塑是它的眼睛，簷角的雲紋是它欲說還休的歎息。它就是濟陽樓，如一卷被海風翻開的線裝書，扉頁上鐫刻著濟世與東平的墨痕。它不像宮崎駿筆下哈爾的移动城堡般魔幻，卻以青石為骨、仁心為魂，在百年光陰裡凝固成一首懸壺濟世的長詩。

初見濟陽樓，恍若撞見湯婆婆的油屋，西式拱門如巨獸之口，吞下南洋的浪濤。閩南灰塑卻化作鱗片，在陽光下泛起粼粼古意。山牆上幾何圖案如棋盤密佈，每一道刻痕都是蔡氏家族與命運的搏弈。二樓陽台的對聯筆鋒遒勁，古器有銘詞延年益壽，東平垂誦語為善讀書，橫批肯構肯堂四字如金印，將《黃帝內經》的仁術與《朱子家訓》的耕讀，熔鑄成屋簷下的星辰。

灰塑的鳳凰銜著1933年的月光，福壽紋在磚縫裡生根發芽。當年蔡紹遠踏著老街的青石歸來，帶回的不僅是南洋水泥，還有一劑立止牙痛丹的秘方，廣告紙上墨跡未乾，

已寫滿人生最苦者莫如疾病的悲憫。這樓是活的，門楣古東衍派篆刻著中原南渡的族徽，滴水獸的獠牙卻沾著太平洋的鹹澀，恍若《幽靈公主》中守護森林的神獸，在鋼筋水泥裡倔強地睜著眼。

樓主人懸壺春秋，藥舖櫃檯後，蔡紹遠的手指撫過戥秤，像撫過《琅琊榜》中梅長蘇的琴弦。十滴水祛暑、六一散清火，萬金油的薄荷氣息漫過和安堂的匾額，在永寧街織成一張救命的網。夜晚油燈下，四個孩子的辮子被父親系成同心結，裝藥膏的瓷瓶碰撞出《百妖譜》的鈴音，治病如降妖，需以仁心為符。

黎明即起，下田耕作的家訓，讓濟陽樓長出雙重根系。一脈扎進《本草綱目》的沃土，一脈伸向《大江大河》般的時代浪潮。長子蔡先坡在藥香中早逝，次子蔡秉均的銀針卻刺破上海灘的迷霧，三子蔡先溪執起教鞭時，粉筆灰落成杏林新雪。如今頂樓小花園荒蕪成《龍貓》中的秘密庭院，唯有那枚蔡和安圖章的印泥，仍在族譜上暈開硃砂色的血脈。

回望歷史，亂世煙雲。1940年的夏天，濟陽樓的灰塑鳳凰突然斂翅。日軍鐵蹄踏碎永寧衛城的安寧，刺刀寒光映著肯構肯堂的橫批。藥櫃成了臨時掩體，裝藥草的抽屜裡藏著《風聲》般的暗語。當侵略者逼問秘方，蔡紹遠默念《千金方》的篇章，把和安二字刻進青磚的紋理。治病與救國，原來是同一種仁術。

樓頂的觀潮台曾望見鄭成功的戰帆，此刻卻淪為日寇的瞭望塔。炮火在《進

舞動時，長長的龍燈綠燈閃爍，時而昂首擺尾，時而蜿蜒盤旋，宛若游龍在星海中翻騰，引得人們驚歎不已，紛紛駐足鼓掌。

一陣輕鬆詼諧的民間小調《十花串》響起，「火鼎公婆」便扭著碎步登場了。火鼎公穿著羊皮襖、寬筒褲，腳登黑布鞋，腰束長綢巾，叼著長煙桿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。火鼎婆梳起高髻，兩頰點著醒目的「蜘蛛」痣，身著喜氣洋洋的鑲邊大襟紅衫、寬筒大紅褲，踩著碎步，左搖右擺，盡顯滑稽可愛。公婆二人一矮一胖，一瘦一高，充滿了反差的戲謔感，讓人忍俊不禁。他們抬著一口架在木框上的大鐵鼎，穿梭在人海之中，插科打諢，或嗔或怪，淋漓盡致地演繹出閩南歡喜冤家的拌嘴情趣。

粉雕玉琢的孩子們是隊伍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。男孩子扮成威風凜凜的騎士，或是貴氣十足的王公大臣，或是正義凜然的忠勇武將，他們騎在高大矯健的駿馬上，彷彿是從歷史的長河中走來的英雄。女孩扮作昭君懷抱琵琶，溫婉動人，又或化身時尚的卡通形象，嬌俏可愛。另一邊省級非遺項目「妝閣」陣隊也毫不遜色。「妝閣」的閣，是在板凳上固定綁好兩根鐵棍，裝扮成樓、閣、舟、車模樣，並點綴花卉草蟲和魚形，由成年壯漢抬著。坐在龍閣上的金童玉女裝扮成戲劇人物，或成《狀元遊街》中春風得意的少年郎，或是《三藏取經》裡機靈頑劣的孫大聖，亦有《八仙過海》中飄逸的何仙姑，《桃園結義》裡忠義的關雲長……一座「妝閣」，便是一折戲文，將閩南人耳熟能詳的忠孝節義、仙凡傳奇，娓娓道與長街共賞。

街上的人越來越多，匯聚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。孩子騎在父親的肩頭，手中的糖葫蘆像一串小小的燈籠；姑娘們裙裾飄飄，舉著手機，要將這流光溢彩悉數收納；阿公阿嬤坐在自家門墩上，搖著蒲扇看得津津有味，他們看的不僅是眼前的喧騰，或許還有半個世紀前，自己也曾舞動其中的身影。

叫賣聲、歡笑聲、鞭炮聲、鑼鼓聲……所有聲音都在這條街上翻滾、融合、發酵，把人們攢了一年的喜氣、盼頭、熱乎勁兒，都酣暢淋漓地「踩」了出來，撒進春風裡。人們帶著這股熱鬧勁兒，走進春天，也走進一個充滿念想的、熱氣騰騰的普通日子裡。

擊的巨人》般的高牆上鑿出彈孔，福壽紋裡滲出的不是血，是《覺醒年代》裡陳延年就義前凝視的晨曦。而濟陽樓始終立著《刺客聶隱娘》中的磨鏡少年，以沉默對抗時代的暴烈。

直到炮火遠去，老街才重新展露褶皺裡的眾生相。阿遠伯，抓副祛濕茶！吆喝聲穿過晨霧，濟陽樓下，扁擔與藥碾合奏著永寧的市井民謠。郭秀瓊老人擦拭著祖傳藥秤，銅星刻度裡沉澱著《海街日記》四姐妹般的家族羈絆。當供銷社收走和安堂的匾額時，門環叩擊的聲音如雨滴般在時光水窪裡泛起漣漪。

轉復新生，當蔡其嬌詩歌館的牌匾掛上門楣，濟陽樓開始用平仄療愈現代人的鄉愁。在96歲老黨員蔡其雀的回憶錄裡，既有《長安十二時辰》般的衛城往事，也寫著鄉村振興的韻腳。孫輩們在抖音跳起閩南語Rap，古錢紋玻璃映出《雄獅少年》般的朝氣。傳統與潮流的對唱，讓灰塑鳳凰終於舒展羽翼。直到月光漫過修復中的楊家大院，濟陽樓的剪影在《大魚海棠》般的夜色裡游弋。文旅地圖上的標註越來越多，而濟陽樓始終是蔡氏子孫的《解憂雜貨店》，收納著百年悲歡。離去的路，忽聞樓頂傳來鐘鳴。不是楊家大院開飯的銅鐘，而是蔡氏後人調試的老座鐘。

「鏢——鏢——」聲波盪開雲層，1933年的南洋季風與2025年的數據流在空中相撞。濟陽樓依然立著，像始終亮著燈的車站，提醒著疾馳的時代，有些樓，注定要成為時光的藥引。以仁心煨火，用傳承作引，治癒每一道歷史的創口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